



House of Versace
The Untold Story of Genius,
Murder, and Survival

范思哲

时尚、谋杀与家族盛衰

「美」 德博拉·鲍尔↓著 郭亚文↓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范思哲

时尚、谋杀与家族盛衰

[美] 德博拉·鲍尔→著 郭亚文→译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思哲:时尚、谋杀与家族盛衰 / (美) 鲍尔著; 郭亚文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1

书名原文: House of Versace: The Untold Story of Genius, Murder, and Survival
ISBN: 978 - 7 - 5080 - 6202 - 0

I. ①范… II. ①鲍… ②郭… III. ①企业 - 经济史 - 意大利 IV. ①F279.546.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544 号

House of Versace: The Untold Story of Genius, Murder, and Survival

Copyright © 2010 by Deborah Ball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0 - 8098

声明: 书中部分图片由 Corbis 提供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开本: 720 × 1030 1/16 开

装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印张: 19.5 **插页:** 4

版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字数: 320 千字

印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献给我的父母——劳伦斯和乔治娜

献给我的兄弟及其家人

献给法布里奇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是谁让詹尼命丧黄泉? /1
第二章	败家子/21
第三章	解脱 /37
第四章	姐妹、伙伴、知己/52
第五章	一个新的时代/63
第六章	对手和爱人/76
第七章	灵感的缪斯女神/88
第八章	摇滚巨星与皇室贵宾/102
第九章	超级模特和超级明星/120
第十章	首席女主角/134
第十一章	恃宠生娇/145
第十二章	明争暗斗/165
第十三章	谋杀/179
第十四章	舞台上的替角/194
第十五章	遗产与遗失/205
第十六章	兄妹之争/219
第十七章	走向毁灭/232
第十八章	回天乏术/246
第十九章	重振旗鼓/266
第二十章	新的开端/282
致谢	/289
注释	/294

第一章

是谁让詹尼命丧黄泉？

VERSACE

19

97年7月15日下午3时，罗马城骄阳似火、暑气逼人。柏油路都要化开了，穿着细高跟鞋的女士走过这座不朽之城的街道，便会在上面留下斑驳的痕迹。西班牙广场后面，绵延起伏的台阶螺旋而上，成了游客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晨光熹微，奶白色的大理石台阶已被警察打扫得一尘不染。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和一些喜欢与漂亮女游客搭讪的情场高手也被警察驱赶一空，以便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把笨重的摄像机和大灯顺利地搬到两个临时搭建的塔楼里去。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为明天晚上转播的“星光女神”大型时装秀布景，“星光女神”这档节目自1980年以来已成为意大利电视节目的新宠。包括华伦天奴和芬迪在内的18个时装品牌将会在泛光灯聚焦的广场台阶上向世人展示雍容华贵的晚礼服。罗马城柔和的背景也似乎增添了些许节日的气氛。为了使时装秀更具戏剧效果，承办商通常会挑选一名服装设计师进行隆重推介。今年，他们选择了詹尼·范思哲。

詹尼的妹妹多纳泰拉已于前一天晚上下榻维亚酒店。沿着广场的台阶拾级而上，一家由17世纪的豪华官邸改建而成的富丽堂皇的酒店便映入眼帘。按照惯例，多纳泰拉入住最豪华的客房——八楼一个带有环形阳台的豪华套间。从梵蒂冈大教堂到罗马圆形大剧场的整个画面在这里尽收眼底。套间里陈设着一架白色的小型钢琴，它是由已故的作曲家雷恩纳德·伯恩斯坦遗赠给这家酒店的，他生前曾在这里短暂逗留过六个月。多纳泰拉和詹尼两个人

的哥哥桑托不愿住豪华的套间，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搬到了酒店的普通房间。

当天上午，每个服装品牌都有一个小时的间隙在西班牙广场后的台阶上让模特排练走台步。135级大理石台阶经过几个世纪以来游人的踩踏，很多已经变得光亮而平滑，对模特而言，这无疑是她们走过的T台中最危险的一个。许多模特穿着她们第二天正式亮相时要穿的细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试着从台阶上走下来。多纳泰拉这天早晨获得了第一个彩排的机会。制片人深知时装秀开始之后收视率会逐渐降低，因为大量衣着华丽的靓丽模特很快会使观众产生视觉疲劳，所以他们首先安排最具知名度的服装设计师登场亮相。今年，范思哲要在这场时装秀中打头阵。由于设计师人数众多，承办商要求每个服装品牌展示的服装最多不能超过15套。多纳泰拉对这个限额不屑一顾，她带来了35套服装，她相信范思哲的品牌效应对于承办商而言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没人会对此说三道四。

与多纳泰拉同行的有娜奥米·坎贝尔——一位模特界的超级明星，她拥有完美的体态、过人的演技以及大气而又不失优雅的展现服装特色的超凡能力。娜奥米·坎贝尔对多纳泰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她没有参加上午的排练，而是找了另外一个女孩替她站位。几天前娜奥米·坎贝尔就抵达了意大利并去阿玛尔菲海岸度了个假，一辆雇来的私车正在送她来罗马参加晚礼服秀的彩排途中。即便身处在那些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一群人当中，娜奥米也会因她独特的走秀和迷人的身段而鹤立鸡群，成为时装秀当仁不让的女主角。可是芳龄27岁的她却热衷于在才华横溢的各色男子面前逢场作戏，喜欢飙车，又沾染上了吸食可卡因的恶习，这些负面新闻总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各种八卦杂志的专栏中。娜奥米的火爆脾气有时会让人瞠目结舌。一次，她在伦敦丢失行李后大发雷霆，又踢又闹，厉声尖叫，警察不得不把她从飞机上架走。还有一次，她将手机砸向女佣，女佣的头被砸出了一道很深的口子，缝了好多针。

但在詹尼的面前，娜奥米总是表现出自己温良恭顺的一面。她一直以来都是詹尼的御用模特，而詹尼在设计服装时脑海里总是以娜奥米作为模板。娜奥米总会淋漓尽致地展示詹尼设计的服装的魅力，她如猫一般优雅从容，能够恰如其分地展现出如丝般柔顺光滑的服饰特色。在詹尼发掘出的一群优雅美丽的模特中，范思哲品牌使娜奥米声名鹊起，并跻身于超级模特之列。同时，詹尼也扮演了一个兄长的角色来保护她，甘愿在她轻佻放浪、反复无

常的性格面前屈尊纡贵。为了巩固自己和这个家族的关系，娜奥米和多纳泰拉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逢周末，多纳泰拉总会邀请娜奥米来科摩湖的范思哲大厦做客。

娜奥米正在赶往罗马的途中。维亚酒店一楼的两个会议室被临时改成了后台，台上堆满了时装秀所需的道具。化妆师、发型师和女裁缝们七嘴八舌、手忙脚乱地给模特穿上优雅漂亮而又性感的范思哲品牌服饰，时装秀排练即将开始。女孩们身穿紧身的牛仔褲，没有化妆，坐在后台闲聊，时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偶尔嘬一两口健怡可乐，等待出场。有些模特年仅14岁，刚进入青春期，从体形来看，难脱稚气。事实上，除了那些超级模特，许多模特卸妆之后长相并无过人之处。她们像变色龙一样，设计师们可以随意把她们改造成他们想要向观众推介的女性形象。

一排梳妆台紧挨着一面墙壁，梳妆台上摆放着几盏弧光灯，旁边还杂乱地堆积着一些瓶瓶罐罐和假发。化妆师稳稳地托着这些女孩的下巴，把她们的头左摆右弄，仔细地审视着自己的“作品”。屋子里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气息，空气中混杂着发胶、香烟和浓咖啡的味道。由于这次的时装秀只演出一晚，并不会成为时尚马拉松，所以发型师和化妆师的工作并不繁重。在时装周期间，女模特们会奔走于各种秀场之间，发型师和化妆师必须要快速地卸掉上一个设计师要求使用的假指甲、精心打造的发型或者全身的烫金凝胶。如果一个模特在时装季连续工作五周，她的皮肤、头发和指甲会因为频繁的化妆而饱受摧残。

一旦化妆完毕，模特就把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和一双高跟鞋，化妆师帮她们快速穿好衣服，并且还不能把化好的妆弄乱，也不能在衣服上留下污渍。在参加时装秀之前，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模特通常会节食或吃点泻药。走秀时她们还会在双腿上涂润肤霜，这样在灯光的照耀下效果会更加完美。范思哲手下的那些女裁缝嘴里叼着别针，双手在模特的身上摆弄着，想要让衣服看起来更合身一些。她们将丝带系到了模特的胸部，这样在T台表演时模特就不会把范思哲的标签从开得很低的领口凸现出来。再看看旁边桌上的盘子里，准备好的甜点一点也没有少。

多纳泰拉的助理让每个模特穿好指定的服装，戴上走秀时要用的首饰，拎着包，然后给每个模特认真地拍照。照片会被打印出来并用胶带粘到一个装有所有演出道具的架子上，这样模特就不会丢三落四了。当多纳泰拉一边

盯着女裁缝给模特搭配衣服，一边在思索最后的出场阵容要不要作点调整时，她的电话响了。不出所料，电话是詹尼从迈阿密海滩打来的，他向多纳泰拉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询问演出的准备情况。

自1970年以来，詹尼已参加过无数次时装秀，因此他对多纳泰拉现在参加的T台秀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他知道，一场要求在15分钟内展示多达60件服装的T台秀必须要编排得像一场芭蕾舞剧一样紧凑，所以要花费数周的时间精心挑选合适的音乐、灯光和女模特。挑选好的音乐必须要给整场表演定好基调，还要配合好模特走台的节拍；设计师必须选好一个模特在最佳的灯光效果下来展示一件别出心裁的服装。由于服装的出场顺序会影响T台秀的整体效果，所以开场和结尾的服装必须是最出彩的。而且通常一个模特在一场时装秀中至少要展示两套服装，中间可能只有30秒的时间换装，这就使服装和模特的选择以及出场顺序的安排工作更加纷繁复杂。

詹尼非常清楚，这些细节做得稍有差池，一场本来可以获得满堂彩的T台秀就会沦为众人抨击的对象。他详细地询问了多纳泰拉选用服装的具体款式以及模特穿上服装的效果。这次的罗马时装秀与米兰和巴黎的时装秀相比，虽然是一场电视转播的娱乐盛宴，但是由于买家和顶级服装杂志编辑的缺席，所以其重要性要大打折扣。即便如此，詹尼对这场时装秀也丝毫不敢懈怠，想要把它做到尽善尽美，这就难怪他对多纳泰拉的工作问得这么仔细了。虽然詹尼深爱自己的妹妹，但是对她的工作能力却不是完全信任。

1994年夏天，詹尼被诊断出得了一种极其罕见的内耳癌，他一边进行化疗，一边不得不委托多纳泰拉来处理范思哲品牌的日常事务。有人把多纳泰拉和詹尼的关系比作孪生的双胞胎，她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詹尼服装品牌的宣传者和密友的角色，这也造就了服装界最亲密的一对搭档。几年前，尽管多纳泰拉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服装设计培训，甚至连服装设计图都画不出来，但詹尼还是让多纳泰拉亲自操刀设计了一套服装。多纳泰拉设计的皮衣融入了都市嬉皮的理念，密布的亮片和铆钉设计体现了多纳泰拉独特的审美品位，而其价格却只有詹尼品牌服饰的四分之一，所以推出之后广受好评。也正是在年长自己九岁的哥哥詹尼患病期间，42岁的多纳泰拉才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詹尼的影子。她在灯光下兴高采烈地指挥着詹尼的模特，这些模特自从范思哲的时尚帝国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和詹尼的合作。多纳泰拉给那些曲意逢迎名人的杂志专栏提供过个人专访，其中有一篇长达十页的访谈刊

登在了《名利场》杂志上，标题为《绝代佳人多纳泰拉》。然而，当詹尼征服了癌症，身体逐渐康复时，两人的唇枪剑战再度上演。詹尼感觉到他的团队有些唯多纳泰拉马首是瞻，心中不免有些不快。数月来，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僵。

到1997年，两人的关系仍然不见好转。在罗马时装秀举办的一个星期前，詹尼和多纳泰拉共同出席了巴黎的范思哲时装秀，詹尼花了数万法郎才让这场时装秀在旺多姆广场富丽堂皇的丽兹大酒店举办，秀场就设在酒店内部一个四周挂满壁画的酒吧里。几年前，当詹尼决定在丽兹大酒店举办时装秀的时候，一些法国机构的成员对此拂然不悦。丽兹大酒店在巴黎算得上家喻户晓，海明威、可可·香奈儿等名人都曾下榻该酒店，酒店里的一个酒吧就是以“海明威”命名的，而香奈儿女士甚至在这里安家落户，三十多年来她一直住在丽兹大酒店的一套复式套间里，她是法国时尚界的代表，现在这个来自意大利南部自命不凡的家伙范思哲却想要取代她。

1997年7月，詹尼在丽兹大酒店时装秀中安排模特从一个复式阶梯上走到他特意修建在一个水池上面的玻璃通道上，为了避免通道在正式表演前被模特踩脏，上面还特意盖了一层干净的塑料布。多纳泰拉一直坚持让詹尼安排凯伦·艾尔森压轴登台亮相，并且让她身穿范思哲品牌最重要的传统结婚礼服。艾尔森当时正如日中天，早些时候因为在摄影师史蒂文·梅塞的劝说下剃掉眉毛染红头发给意大利的《时尚》杂志首次充当封面女郎而名声大噪。在这次时装秀开始的前一天，多纳泰拉坐在空无一人的观众席的前排看着身穿一件简单的套头衫和褶纹裤的詹尼在玻璃通道上来回踱步。当詹尼看到艾尔森从台阶上小心翼翼地走到玻璃通道上的样子时，心里很是不满，他可不喜欢艾尔森这种绵软无力、毫无章法的步态，所以他冲着多纳泰拉大声嚷嚷，质问她为什么要推荐艾尔森。很快他用娜奥米换掉了艾尔森，娜奥米穿着这件大号银色十字架点缀的金属网眼新娘服走台的效果令他十分满意。多纳泰拉绷着脸，面无表情，而艾尔森早已委屈地哭成了泪人。詹尼的做法让多纳泰拉意识到，在关键问题上哥哥还是不信任自己。

经历了巴黎的尴尬之后，多纳泰拉决定要保留自己的一些自主权。所以当詹尼缺席罗马的时装秀，提前去度假的时候，多纳泰拉不免有些喜出望外。詹尼以前就不愿意出席“星光女神”时装秀，他讨厌和自己的竞争对手一起出现在一场令人心烦意乱的电视节目中，因为同行之间是免不了相互嫉妒和

猜疑的。由于设计师必须共用为这场时装秀专门招聘的模特，有些设计师自然会想方设法占有那些最靓丽的模特。有一次瓦伦蒂诺·加拉瓦尼给模特排练时超出了规定的时间，乔治·阿玛尼和瓦伦蒂诺还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¹同时，燥热的天气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设计师要展示最新款式的秋冬装作品，女孩们穿上了厚厚的带着毛领的冬装，一个个都显得无精打采，她们脸上精心打造的妆容也被酷热的天气烤得汗痕斑驳。为了丽兹大酒店的时装秀，詹尼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连续奋战了一周，才准备好 100 多套全手工缝制的服装，所以身心俱疲的詹尼是绝不会出席本次的时装秀了。因为詹尼和陪伴他 15 年的“情人”安东尼奥·达米科已经乘机飞往詹尼在迈阿密海滩的一栋拥有 35 个房间的别墅去度假了，这下大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由于范思哲品牌是本次时装秀的主打品牌，所以多纳泰拉会和娜奥米携手缓步走上 T 台，这将是本次直播节目的压轴大戏。对于一个被自己的兄长当作缪斯女神的女人而言，这也将是多纳泰拉扬眉吐气、宣告胜利的时刻，尽管她还摆脱不了哥哥对自己的影响。多纳泰拉也深知詹尼是他们三人组合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是詹尼非凡的天赋给他们带来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可是詹尼又总会成为三个兄妹之间关系的润滑剂。虽然他近期身染小疾，但是无论从商业还是从创造力方面都无人能出其右。1990 年以来，詹尼精心改造自己的作品，抛弃了早期作品中那些过分华丽的修饰。他的作品也体现出千禧年之前的最后十年中，设计师设计服装时力图包罗万象的时尚潮流。如今，他已经跻身于伊夫·圣罗兰、可可·香奈儿以及乔治·阿玛尼这些世界一流设计师的行列。

罗马的午时刚过，正是迈阿密的凌晨，多纳泰拉接到了詹尼打来的第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一直喋喋不休地询问排练的进展，火气似乎越来越大。最后，多纳泰拉忍不住提高嗓门冲着詹尼喊道：“詹尼，你就别在那儿给我添乱了。”然后就挂了电话。²半个小时后詹尼再次打来电话，这次她索性不接，而是继续给模特试衣。

不久，范思哲三兄妹中最老成的大哥桑托的手机响了。他原以为是詹尼打来的，可是接通电话却发现是他的助手从米兰打来的。“詹尼中枪了，”这个助手在电话里对他说，“还没听到其他消息。”

一瞬间，桑托心中感到无名的悲愤：为什么会让弟弟去迈阿密呢？那可

是一个暴力肆虐、臭名昭著的城市啊，自己曾无数次催促詹尼雇保镖。作为这个家族的顶梁柱，桑托开始思索通过什么办法赶快把詹尼带回意大利住院治疗。

桑托面色凝重，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找多纳泰拉，一把就把她从一个模特的身边拉走了。“多纳泰拉，快跟我来！”桑托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场边的模特和助理也大吃了一惊，他们非常熟悉桑托，知道他可是他们三兄妹中头脑最冷静的一位了。多纳泰拉吃惊不小，跟在桑托的后面走了出去。当周围没人的时候，桑托告诉她：“一个失去理智的家伙向詹尼开了一枪，但是别担心，他正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医生会想办法给他治疗的。”

多纳泰拉不愿相信桑托所说的话，她立刻往迈阿密打了电话。电话是一个正在医院等候消息的助理接的。多纳泰拉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的哥哥也许没有被抢救过来。“没错，多纳泰拉，”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可怕的声音，“詹尼已经死了。”多纳泰拉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

正在室外的台阶上排练的模特也听到了多纳泰拉的哭声。没过多久，多纳泰拉昏了过去。站在多纳泰拉旁边的桑托脸色变得煞白，摇摇晃晃地似乎要跌倒。几分钟后，他和长期担任范思哲公共关系总监的埃马努埃拉·施迈德勒一起把多纳泰拉扶到了酒店的套间。

多纳泰拉有气无力地横卧在卧室的床上，和桑托一起伤心地哭了起来。突然，她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她担心孩子们可能通过电视转播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一个助手快步跑到隔壁的卧室，多纳泰拉的两个孩子——11岁的阿莱格拉和年仅6岁的丹尼尔——刚才还在那里看动画片。一切都太晚了，意大利的电视台正在发布詹尼死亡的新闻公告，孩子们都已经看到了。他们被吓得双双跑到妈妈的身边。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成为桑托和多纳泰拉永远不愿回首的经历。两个人都悲痛欲绝，心如刀割。在30个保镖的护送下他们才从簇拥在维亚酒店外混乱的记者中挤了出去。更有甚者，一个记者居然试图从酒店的一面墙上爬下来偷拍这对兄妹在房间的照片。一个狗仔队的记者拍下了一张多纳泰拉蜷缩在黑色奔驰车后排座位的照片，黑色的遮阳镜也难以掩盖她脸上的悲伤。奔驰车载着兄妹二人向罗马的钱皮诺军用机场驶去。意大利的巨富、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主动提供自己的私人飞机给他们使用，以便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迈阿密，但是一个意大利的建筑商捷足

先登，把自己的私人飞机抢先借给了他们。

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凌晨3点半多纳泰拉和桑托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了迈阿密的机场。一下飞机，两人就驱车直奔詹尼在海滨大道的别墅，这栋别墅位于南海滩区的中心地带，范思哲在时尚界取得的成就早就使这栋别墅声名远扬了。³麦当娜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住在詹尼的别墅，可以住在她自己的家里，但是被兄妹二人婉言谢绝了。在接下来的一天半中，他们住在这座詹尼花费几百万美元修葺一新的雄伟壮丽的宅邸里，这座被詹尼视为至宝的宅邸现在却成了凶杀案的现场。

无孔不入的媒体在不择手段地“围攻”这个家庭。电视台的直升机就在屋顶盘旋，大批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蜂拥而至。别墅前面的台阶上，詹尼的斑斑血迹已经被清洗干净，临时堆放在上面的一些悼念用的蜡烛和鲜花成了记者们拍摄的对象。多纳泰拉和桑托赶来的消息一传来，部分记者立即收拾器材在别墅后门的小路两边等候他们的到来。后来，当两人准备去殡仪馆的时候，詹尼的手下安排了几辆豪华轿车作为诱饵，想诱骗门口的狗仔队离开这里，但是这些狡猾的记者并没有上钩。保镖不得不把兄妹二人围在中间，手持大伞护住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他们从一大堆记者的重重包围中挤过去，进入一辆车里。

下午5点，桑托、多纳泰拉和詹尼的男朋友安东尼奥乘车抵达殡仪馆，来最后一次瞻仰詹尼的遗容。这家破败失修的殡仪馆位于阴郁的迈阿密郊区。尽管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为了修复詹尼的伤口已竭尽全力，但是他中弹的脸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些扭曲。⁴多纳泰拉不顾桑托的反对，坚持要亲自给詹尼穿上丧衣。在大批警察和保镖的保护下，他们在殡仪馆的小礼堂里举行了追悼仪式并对尸体进行了火化。

当天晚上，一家人坐下来共进晚餐。整整一天桑托和多纳泰拉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悲伤，因为房子周围到处是律师、公共关系经理和亲朋好友。詹尼的厨师给他们做了一些简单的意大利面食。正餐用完后又上了一道香子兰布丁，这是一种意大利特制的果馅饼，是詹尼最喜爱的甜点。看到它，多纳泰拉和桑托再也抑制不出自己的悲伤之情，放声大哭起来。⁵午夜时分，狗仔队渐渐散去，多纳泰拉悄悄溜出屋子来到詹尼中枪的地方，俯下身去亲吻那儿的台阶，找寻詹尼的气息。

次日，多纳泰拉、桑托和安东尼奥搭乘飞机回了米兰。桑托把詹尼铜制

的骨灰盒抱在自己的膝盖上。在漫长的飞行途中，三人都寡言少语。而在迈阿密，警察则展开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追捕罪犯的行动。

✧ V ✧

当多纳泰拉和桑托还在飞往米兰的途中时，范思哲公司公共关系部的员工就已经开始为葬礼忙碌了。他们决定于1997年7月22日星期六——刚好是詹尼被谋杀之后的一个礼拜——举行葬礼。在迈阿密的时候，多纳泰拉就沉浸在詹尼突然离世的悲痛之中——所以她决定要把哥哥的葬礼办得隆重一些，让世人永远铭记。“詹尼就像一只迷路的小狗一样被人枪杀了，”她厉声对公共关系总监说，“我要给他举办一场王子级别的葬礼。”她授意自己的助手去看看皇家葬礼的胶片，寻找举办葬礼的灵感。她认为只有一个地方适合悼念自己深爱的兄长，那就是米兰城最雄伟的多姆大教堂。起初，桑托似乎对妹妹的决定感到很吃惊，但是后来他还是勉强同意了。

虽然范思哲的大本营在米兰，但是兄妹三人似乎都对这个城市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他们三人来自意大利的最南端，一个生活节奏缓慢、经济落后、黑手党活动猖獗的地区。那里的人和勤劳、克制的北方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北方，南方人总会遭受莫名的怀疑、遇到无端的偏见。詹尼一直认为米兰是一座悲伤之城，弥漫着阴郁的土黄色和灰色，居住着病态而又保守的北方人。像许许多多举家搬迁到北方寻找机遇的南方人一样，詹尼很推崇米兰人加尔文教徒式的职业操守，但是尽管如此，每个星期四晚上他还是会逃离这个城市去科莫湖度周末。一头金发的多纳泰拉穿衣大胆艳丽，常常感到那些势利的米兰人对她不屑一顾。桑托虽然从心底感激米兰给他带来的机遇，却也对在米兰城泛滥的排斥南方人的做法感到愤懑。实际上，米兰城里那些守旧的家族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过范思哲家族，他们瞧不起那种粗鲁无礼的态度、浓重的南方口音和浮华的生活方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时期起，许多米兰人就对像范思哲家族这样的南方人心怀不满，他们认为这些道德败坏的浪荡子弟完全是靠北方人的勤劳才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詹尼的突然死亡使得这种排斥南方人的情绪在“北方联盟”这个主张同意大利其余地区彻底脱离的新政党里找到了情绪宣泄的渠道。詹尼设计的作品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繁荣的股票市场催生的新贵中广受欢迎，然而对于高贵的米兰人而言，却是粗俗不堪、毫无品位。而乔治·阿玛尼设计的服饰充满理性概念，沿革了北方的传统，再加上其对待同性恋的谨慎态度，要比范思哲更

受北方人的青睐。缪西娅·普拉达也一样受欢迎，她来自于一个正统的米兰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家族一直为米兰的社会名流制作真皮旅行箱。然而，米兰城的那些双姓的大资本家却偏爱色调凝重、优雅大方的法国女装，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詹尼的服装为什么会广受欢迎。“谁敢购买这些华丽的服装呢？”他们窃窃私语道。范思哲公司只能从黑手党那里赚钱了。

所以，当多纳泰拉要求在多姆大教堂给詹尼举办葬礼的时候，一部分米兰人觉得这个要求太过无理。近几年，即便是米兰城的社会精英也没有资格在多姆大教堂举办葬礼。这个可以容纳4 000多人的大教堂只能给米兰城的本地人举行葬礼，比如在1993年，那些被黑手党炸死的米兰公民的葬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世界第三大天主教堂——多姆大教堂——从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深埋在广场里的巨大三角形，屹立在那里已长达六个世纪，但是却一直没有彻底完工。米兰的这座大教堂原本被设计成如同巴黎圣母院一样具有法国哥特式风格的高耸的地标建筑物，但是后来由于一个接一个的建筑师想要给它赋予自己的风格，所以演变成了各种风格的杂乱堆砌。虽然教堂规模宏大，光线却很暗淡。由于教堂太大，即使最强的阳光透过那些彩色玻璃窗也无法照亮教堂里面阴暗的区域。三排像巨杉一样大小的石柱静静地矗立在教堂里，那些从坎多格里亚运来的粉色大理石由于岁月的磨蚀已经变成了灰黄色，给教堂增添了一份压抑感。多姆大教堂的阴郁幽暗恰恰表明米兰城有一颗怀旧的心。高高耸立在教堂屋顶的是一尊高达四米、金光闪闪的圣母玛利亚塑像。这尊塑像早已成为米兰城的标志。多纳泰拉几乎是在要求给她的哥哥举行国葬，在意大利的最中心悼念自己这个魅力无穷、标新立异、时髦而又反叛的哥哥。

当范思哲公司的公共关系总监请求市长把范思哲家人的请求呈递给米兰的红衣主教时，教会的头头们担心这次弥撒可能会演变成一场盛况空前的同性恋集会，而这样的结果自然与这个敢于公然斥责教廷的人脱不了干系。最终，多姆大教堂的主教唐·安杰拉·梅奥认为只有这里才能容纳参加葬礼的各界名人，所以大发慈悲，同意了范思哲家人的请求。

范思哲公司把这场葬礼办得如同最后一场时装秀一样。工作人员把邀请函发给了和范思哲家人关系密切的一些明星，并在位于米兰蒙特拿破仑大街中心地带的范思哲总部旁边的五星级酒店“四季大酒店”给他们预订了房间。在范思哲总部顶楼的工作室里，詹尼的女服装设计师拿出详细记载着范

思哲家族贵宾的衣服尺寸的记录，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为范思哲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和诸如戴安娜王妃、娜奥米·坎贝尔等这样的贵宾制作丧服。助理们在宾馆的套间里摆放好包括手袋、黑色面纱和鞋子的全套丧服。由于不断有客人确认要出席葬礼，座位表被反复修改。

唐·梅奥刚刚同意举办这场弥撒，新闻界的各路记者就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从这些让很多米兰人感到吃惊的多姆大教堂的神父和米兰城的官员们那里弄到一些入场券。他们说服当局封闭了教堂南端宽阔的蒙特拿破仑大街。几年前，即便是教皇保罗二世造访米兰城的时候也不曾享有这样的礼遇。多姆大教堂每天会举行11场弥撒，今天特意取消了其中的2场，并且在下午6点开始的弥撒前一个小时就禁止游客进入教堂。为了维持秩序、保护出席的各界名人显贵的安全，有关当局特意撤掉了范思哲家人雇的几十个私人保安，调动了几百名警力在多姆大教堂的周围和范思哲总部的门前执勤。多姆大教堂同意在中央广场摆放20多个木制的长背椅作为屏障，以便阻止记者接近出席葬礼的贵宾。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传言说教堂接受了桑托50万美元的贿赂才同意举行这场弥撒。桑托断然否认自己曾给过教堂这笔巨款，并且说所捐的数额只够让教堂举办这场弥撒而已。

葬礼的当天，全世界的媒体齐聚米兰。美国的广播网不远万里从纽约派遣记者赶到米兰，并且不惜耗费大把的美钞来保证停在教堂外围的移动电视转播车通过卫星顺利传送现场的盛况。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法国和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早就占据了多姆大教堂周遭宾馆的房间。为了让乱如一锅米粥的记者显得庄重肃穆一些，教堂的新闻部对获得入场资格的记者提出了着装要求：男士必须身穿黑色礼服，女士的着装不能裸露肩膀和大腿。在教堂里，范思哲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贵宾席的入口处迅速用警戒线给记者围出了一个专门的区域，以方便他们能拍到坐在前排星光熠熠的明星大腕。在第一个客人到达之前，各路记者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他们你争我抢，都想占据最佳的位置。

时值盛夏，多姆大教堂成了躲避炎热的好去处，参加詹尼葬礼的客人很庆幸自己能进入这座略显黑暗却很凉爽的教堂。米兰城的市民快步穿过杜莫广场（大教堂广场）的大铜门，不到片刻，教堂后面的座位就挤满了人。在弥撒开始前的几个小时，一些人就用塑料袋和小包占好了座位。还有一些人直接站在木凳上，想要多看两眼在前排就座的达官显贵和明星富贾。

下午5点30分，一排黑色的奔驰车缓缓驶来，停在了米兰蒙特拿破仑大街边设立的贵宾入口处。每位贵宾手持一张白色的雕纹请柬。就如同参加明星的红毯走秀一样，蜂拥而至的摄影师和记者被远远挡在入口外边的警戒线外。密集的人群伸长脖子站在炙热的阳光下焦急地等待着，有人朝那些靓丽的模特吹口哨，有人伸长胳膊索要明星的签名，但几乎没有明星搭理他们。英俊帅气的小伙子身穿笔挺的黑色范思哲礼服在入口内护送各界名人在教堂前排落座。参加葬礼的贵宾到前排就座前必须要从多姆大教堂一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塑像前经过——一尊圣·巴赛缪斯骨骼毕露的塑像，他好像被活活被剥去了皮，松垮垮的皮斜垂在背后如同一个空荡荡的面袋。

教堂新闻部也了解到多姆大教堂坚持把这场葬礼办得庄严肃穆的做法得到了人们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要求亲朋好友不要送花悼念，而是向一个癌症慈善基金会慷慨捐款，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捐出了2.5万美元）。詹尼生前喜爱的白玫瑰被摆放在圣坛两边的石柱周围，除此之外，教堂没有作任何多余的装饰。新闻部还安排让詹尼的家人和最亲近的好友身穿黑色或深蓝色的礼服，以免太过招摇。尽管酷热难耐，多纳泰拉和阿莱格拉都坚持头戴黑色的面纱，胳膊上则套上了长长的黑色手套。

坐在前排的詹尼的家人都无比悲恸，疲惫而又憔悴的桑托穿着一件宽松的黑色上衣，里面穿着一件深黑色的高翻领衬衣，下身则穿着一件深黑色的褶纹裤。他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面色凝重，心神不安地做着弥撒仪式，偶尔还转过身来安慰坐在他身后长椅上手足无措的大儿子弗兰切斯科。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坐在他的右侧。在长椅的远端，和詹尼的家人仅仅隔了几英尺的地方坐着安东尼奥·达米科，他身穿黑色礼服，系着黑色领带，穿着一件只有在意大利正式场合才会穿的白色衬衣。过去的一周达米科悲痛欲绝、肝肠寸断，几乎无法出席今天的弥撒。作为詹尼的“情人”，自从15年前在一次宴会上遇到詹尼的那一刻起，达米科和詹尼家人的关系就势若水火，尤其和多纳泰拉，总是针锋相对，多纳泰拉可不容许任何人在詹尼的面前和自己争宠。现在詹尼已经魂归天外，桑托和多纳泰拉再也无须委曲求全地和安东尼奥相处，所以安东尼奥和他们很快就形同陌路了。安东尼奥目光呆滞，直直地盯着地板，双臂紧紧地交叉着放在胸前。

多纳泰拉就坐在桑托的左边，她并没有佩戴平时喜欢的那些纷杂的首饰，头发有些散乱，戴着一件披头纱巾，脸上化了一点淡妆，眼神忧郁而又凄凉，